

記錄 編號	3198
狀態	NC088FJU00079002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日本語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6246046
研究 生 (中)	王辰智
研究 生 (英)	Chen-chih Wang
論文 名稱 (中)	細雪的研究---以戀愛與社會倫理為中心
論文 名稱 (英)	Love And Ethics And Social system on THE Makioka Sisters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水福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不公開

校外全文開放日期	不公開
全文不開放理由	
電子全文送交國圖.	同意
國圖全文開放日期.	2005.01.01
檔案說明	電子全文
電子全文	01
學位類別	碩士
畢業學年度	88
出版年	
語文別	日文
關鍵字(中)	主題編目 分類法
關鍵字(英)	
摘要(中)	『細雪』故事主軸是主宰蒔岡家秩序的幸子為妹妹雪子、妙子婚事擔心的故事。本論將傳統論述中心由雪子的「傳統美」移置妙子，側重於妙子為追求己身之幸福，挑戰家族權威、社會道德秩序，與雪子將自己自己幸福

交與他人之手，形成強烈對比。由現代「女性主義」盛行的角度來看，妙子的存在更值得吾人探討。「細雪」提要 本論透過妙子的能動角色與雪子的被動角色，描述兩人在選擇愛情，決定自己未來所作的抉擇。在蒔岡家族的機制下〔倫理〕，妙子如何突破既有規範，追求「愛」與「理想」，本論亦可說是一種「女性的覺醒」。一、『細雪』翻譯 谷崎潤一郎以耽美派作家響譽文壇，確立了無可動搖的地位，無疑的他也必將名留文學史上，成為重要的作家之一。綜觀谷崎文學多以非情理性的、情欲的作品居多，可是自從昭和六年開始，谷崎急遽地往古典世界探索，也因而完成了像『細雪』這麼一部充滿古典味的作品，在谷崎作品中像『細雪』這麼「堂堂正正」的作品實不多見。『細雪』是谷崎文學中篇幅最長的作品，透過『細雪』對作家晚年的心境能更深一層的了解。谷崎長達七年完成的『細雪』有著兩極化的批評：有些將之與『源氏物語』比擬喻為不朽之作；有些評之為對時代毫無批判的逃避作品。本論以『細雪』作品為主體進行文本分析。第一章說明「作品的成立」及「作家特質與作品關係」，第二章分析女主角的性格特質及戀愛觀，對往後女主角的命運有何影響？第三章討論女主角的選擇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牴觸時所作的選擇與命運。透過幸子的眼，作為全文批判的準則，幸子的存在無疑是家族法度的象徵，而雪子婚事的成功與否代表此制度是否成立；另一方面，家族中的異類妙子對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的挑戰結果證明此制度是否成立。全文以雪子妙子兩姐妹的婚事為主軸，雪子將自己婚事交由家族全權處理，而妙子卻用自己的方式選擇自己的婚姻，相對於雪子無疑的妙子更具備現代女性追求「愛情」「理想」的勇氣的特質，由現在觀點視之，自由戀愛或許平淡無奇，但若由谷崎所處時代視之，妙子的存在更饒富意義。以往評論者多將焦點置於雪子，將妙子以「異端者」視之，本論將焦點轉置妙子的戀愛抉擇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牴觸時的關係探討，從另一角度看待新女性不屈服命運，開創未來的過程是相當值得探討的。

『細雪』描寫大正末期，極盡繁榮的大阪船場商人世家『蒔岡家』的四個女兒的性格與生活，時代是家道已開始沒落的一九三七、八年左右，以阪神沿線的蘆屋為背景的一部長篇小說。長女鶴子招贅辰雄結婚，育有六子，是最平凡的家庭主婦型女性。二女幸子也招贅貞之助而分家，在四姐妹中過著最平穩的家庭生活，是中上流階級的典型家庭主婦，她最操心的是未婚妹妹們的婚事。三女雪子是具有典型日本美的女性，外柔內剛，年逾三十仍難覓良緣，姐妹們都為此而著急、苦惱。么女妙子個性正與雪子相反，是積極主動的現代女性，作玩偶、學洋裁、學山村舞，為能自立成為職業婦女而努力。故事以蒔岡家在上本町的本家，與阪急蘆屋川的分家為背景，以雪子妙子兩姐妹的婚事為焦點，逐一展開劇情。經由安排，雪子相了好幾次親，但總因血統、門戶等種種理由而告失敗。相對於雪子的被動特質，妙子以積極的方式選擇未來，二十歲時與情人奧畑離家出走，上了報紙，個性非常強烈。之後雖由雙方家長各自帶回管束，可是幾年後卻在一偶然機會雙方藕斷絲連的戀情再度死灰復燃。然而奧畑已非當年純真的青年，在妙子心灰意冷之際，卻因一次阪神大水災被一名叫板倉的攝影師救起，從此兩人感情急速進展。由於板倉出身低微，因此與妙子的戀情遭蒔岡家極力反對，當妙子不顧後果要與板倉結婚之際，卻因板倉害壞蛆死亡，妙子的命運又有了轉變。由於板倉之死的打擊，妙子又與

奧畑死灰復燃，從此一再利用奧畑滿足自己的金錢需求，為此奧畑被長兄趕出家門。而蒔岡家為顧及家族顏面，及雪子婚事免受波及要求妙子搬出蘆屋的分家，在外賃屋而居。妙子一面利用奧畑另一方面又與酒保三好交往，甚至懷了三好的孩子。這時經過多次相親的雪子的婚事終於有了眉目，為免受妙子波及暫將妙子安置有馬溫泉待產，結果因醫師的疏失使妙子的胎兒因難產而死亡。這時雪子的婚事已定，對象是貴族後裔御牧子爵的兒子。

二、『細雪』的成立過程與作家的特質

甲、『細雪』的成立過程年表如下：

- 昭和十七年 四月執筆
- 昭和十八年 發表於『中央公論』，隨即遭禁止出版的命運
- 昭和十九年 谷崎私家版『細雪』(上)印製二百本贈與友人，同年中卷脫稿
- 昭和二十年 東京大空襲谷崎轉居岡山縣，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十月下旬谷崎上京洽談『細雪』出版事宜
- 昭和二十一年 『細雪』(上)出版
- 昭和二十二年 『細雪』(中)出版，獲「每日出版文化賞」
- 昭和二十二年 『細雪』(下)出版 政府當局以「不合時局」為由，下令『細雪』禁載。谷崎本著作家的良知，私自出版二百本贈與友人，並在戰爭期間繼續執筆寫作。戰後谷崎受頒「朝日文化賞」、「第八回文化勳章」，作家多年的努力受到了肯定。

乙、作家的特質與『細雪』

谷崎潤一郎出生於明治十九年七月東京日本橋蠣殼町的富裕人家，中學後家道開始中落。谷崎歷經東京府立第一中學、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大文科、中途退學。明治四十四年谷崎踏入文壇，不久以「少年」「刺青」「麒麟」等作品受到文壇大家森鷗外、永井荷風的賞識。永井荷風提出谷崎文學的三大本質：一、「由肉體的恐怖產生的神秘幽玄」二、「都會性質」三、「文章型文體」。伊藤整進而將谷崎的寫作歷程分為三期：初期以惡魔主義作家聞名，中期被稱為作品充滿異國情趣無思想內容的作家，昭和期以後被稱為日本傳統美集大成的作家，『細雪』即是此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細雪』受到廣大讀者愛讀的理由為「客觀小說」「充滿日常性」「文體」。與之前的作品相較『細雪』所描述的是普遍人所發生的普通事，並非以新奇的事件為主，文體也較富變化。至於故事中的四姐妹是以谷崎第三任妻子松子夫人的姐妹為雛型寫作而成的。松子夫人是大阪藤永田造船所大股東森田安松的女兒，安松有四女淺子、松子、信子、重子，松子夫人即是『細雪』中次女幸子的原型。換言之，松子夫人對細雪的完成有著重大的影響。

三、女主角的戀愛觀

雪子的「靜」與妙子的「動」構成『細雪』兩條鮮明的軸線。以往谷崎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區分為「母性」與「娼婦」，也就是「聖母瑪麗亞般的女人」與「惡魔般的女人」。『細雪』中的兩位女主角雪子與妙子正可說是此兩種類型的描寫。同樣在同一環境下成長的女兒，雪子像是養在深閨的千金，妙子卻被視為蒔岡家的異類。為何在同一環境下成長的女兒卻有著極大差異的個性，此個性對於兩姐妹的戀愛觀及人生態度有何影響是本章探討的焦點所在。

甲、永遠的傳統美女—雪子

雪子在保守的蒔岡家成長，對於昔日大家族的門第、教養十分重視。換句話說，在雪子的思想中「形式」與「長幼尊卑」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我們可從以下兩件生活上的小事得到證明，一是「乘車事件」，一是「悅子的作文」。當幸子、雪子、妙子三姐妹一起要去聽演唱會之際，來了一通電話。雪子、妙子兩姐妹在外面等待時，有對話如下：「上車吧，雪姐」妙子拉開車門讓雪子。但一向謹守禮儀長幼秩序的雪子只應了一聲：「等等吧」

另一件事是幫悅子改作文。悅子是幸子的女兒卻十分黏雪子，就拿這次聽音樂會來講也是約定好聽完馬上回來幫她改作文字不去別的地方亂逛。當雪子回來翻開作文看到「雪姐用腳抓兔子的耳朵」不由得慌了起來。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悅子養的兔子耳朵垂下，請雪子幫忙，雪子想到要用腳碰那軟乎乎的東西心裡不免害怕，於是抬起穿著襪子的腳，用腳趾夾兔耳頂端，把它豎起，想不到這件事竟被寫在悅子的作文簿，於是雪子將「用腳」兩字去掉。照理來說，將「用腳」兩字改成「用手」是最好的方法，可是雪子考慮到不能教小孩說謊於是用了此權宜方法。伊藤整對雪子的人物造型做了以下的描述：此女年過三十外貌猶如二十三四，保持了一種永遠的美。僅管受男人喜愛、不斷的相親，但總難結成婚。讀者對此女性的存在一方面不斷憐憫，另一面卻也期待此女不為男性占有永遠保持一種無垢的美，此物語即是以此趣味進行。蒔岡家的四姐妹次女幸子與么女妙子像父親；長女鶴子與三女雪子長像母親。特別是雪子有著京都女子的纖細。雪子弱不禁風的模樣常讓人誤以為她有肺病，原因是她手臂的粗細竟和幸子九歲的女兒悅子相仿，而那副「楚楚動人的纖弱美」正是死去了的母親的翻版。幸子常將雪子和亡母的面容合而為一，原因正是母親是因肺病死亡，但母親臨死時的面容除了蒼白與清瘦外，還保留著某種豔麗。因此幸子將亡母的死顏理想化成為思慕的對象，也因此兩個妹妹中幸子也特別鍾愛雪子，幸子感到雪子除了形似母親，在她身上隱約可聞到「母親身上的那股馨香」。不只是幸子就連幸子九歲的女兒悅子也對雪子有一股「超越自己母親的孺慕之情」。竹西寬子對雪子的存在有如下的闡釋：「空白」是雪子的名字。其真正形體不易掌握，可比擬為「夢幻」「虛無」。母親美麗的死顏，在幸子腦裡轉為永遠的美，進而與雪子的形體同一化。雪子的不老，即是幸子將過去的時間靜止，轉為對亡母的思慕。透過幸子的眼將對亡母的思慕投注於雪子身上，進而將雪子的形象完美化。永榮啟伸指出實「近於神話之幻想」，對幸子而言雪子的存在「並非真實，而是近似真實的追求」。橋本芳一郎指出雪子的「永遠」特質，是被具體化為「理想的女性形態、泛著聖母般的光輝」。雪子受舊式教育影響，其完美形象成為蒔岡家的象徵，此特質對雪子婚事有何影響？雪子婚事成立與否對蒔岡家又有何意義？以下探討。「內向、害羞、在人前對答也不能令人滿足」的雪子對自己的婚事採消極的態度，總說「姐姐、姐夫要我嫁到哪兒，我就嫁到哪兒」。可是在雪子二十歲時她回絕了叫作三枝富豪的提親。相親進行時雪子並無明確表達意願，直到將對方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才表示不願意。原因是三枝的臉「看起來不聰明」。三枝因中學時生病而沒再繼續升學，因此總令人感到鄉下士紳氣，對於在校成績就很優秀的雪子而言，要讓她與一身鄉下氣的男人共度一生未免寂寞，因而回絕了婚事。不知不覺中，雪子也三十歲了。此次她相親的對象是去過巴黎的瀨越，條件優秀的瀨越年過四十卻還未結婚，究其原因是他喜歡具有「古典美」的女人，雪子正是他夢寐以求的「純日本風格的女性」。這次的相親雙方都相當有好感，可是最後卻調查出瀨越有患精神病的母親，換句話說，在血統上是不合格的。可是在相親過程中瀨越不斷的說「身份不合」「自己配不上」之類的話，原以為蒔岡家花了長時間調查應該老早就知道，想不到蒔岡家一貫貴族式慢吞吞的處世方法卻給對方錯誤判斷，以為自己的期待能實現。雪子的姐夫貞之助對她的將來不免擔心了

起來，「這樣長期下去，不只蒔岡家會遭人怨恨，就連雪子的將來也會受到影響」。永榮啟伸對雪子與蒔岡家的命運作了以下的闡釋：『細雪』中潛藏悲傷的預感，〔中略〕雪子結婚不能成立所帶來不可思議宿命的磁力，將會加強周遭人物悲劇性的生活方式

乙、現代女子—妙子 與雪子不同的是妙子是一個個性開朗、談話風趣的現代女子。妙子是在家道沒落時出生的孩子，並未目睹蒔岡家全盛時期的風貌，因而成就了她的自由奔放的性格，我們可從「新聞事件」窺得端倪。所謂「新聞事件」就是當時二十歲的妙子與同是船場大戶的兒子奧畑墜入情網，最後演變成兩人的私奔事件。其動機僅是他們兩人單純地想比雪子早先結婚。後經雙方家長帶回原本以為事情已告一段落，想不到卻被登在地方的小新聞上。而且還將妙子的名字誤寫為雪子，姐夫辰雄為替雪子雪冤向報社請求註銷，想不到報社卻登更正啟事，將雪子的名字改回妙子，這樣一來不僅是雪子連妙子也受傷害，對辰雄不能諒解。雪子聲明「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不必理會他人的看法；而妙子的看法是「只要使些手段就能打發的事」何必搞成這步田地。「新聞事件」的發生對妙子的人生觀及往後的命運有了決定性的影響，東鄉克美對妙子的存在做了以下的闡釋：妙子的存在對幸子主宰的蒔岡家的美的秩序，不斷投入陰影，她的存在帶來了秩序的混亂

「新聞事件」發生後，一向開朗的妙子突然間消沉了起來，常陷入沉思的狀態。這種狀態持續了幾年，妙子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妙子在女校時代就對做洋娃娃相當拿手，日積月累，她的技術不斷精進，最後竟可以陳列在百貨公司的展覽櫃，她製作的洋娃娃也得到世人的喜愛，甚至向畫廊借場所開起了個展。但就在個展期間睽違已久的兩人又見面了，妙子與奧畑的再度相逢，使冷卻已久的愛情再度燃燒了起來，這對平靜的蒔岡家族而言，是否又是另一危機與挑戰？妙子為了兩人的將來，計畫學裁縫，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獨當一面的職業婦女。對於近來傳聞奧畑已非當年的純真青年，可是妙子深信不疑奧畑對自己的感情，認為奧畑雖是一無是處的無聊男子，因為是自己的初戀情人也從不後悔。「幸子主宰下蒔岡家的美的秩序」，在雪子身上原原本本地呈現，而妙子卻不斷挑戰家族的法規、尺度，貞之助針對妙子的個性及對於她的將來作了預測：「從過去的經驗看來，妙子並不適合傳統的結婚方式，她會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自由結婚，這樣對她比較有利；而雪子並不適合將她拋於世間洪流，總要無時無刻照顧她，(中略)因此血統、財產就顯得格外重要」。妙子的自由結婚與雪子的傳統結婚對她們將來有何影響？在谷崎潤一郎晚年的隨筆「雪後庵夜話」中說明自己與荷風不同的女性觀：我的戀愛觀是庶物崇拜教徒、狂熱的、激進的、原原本本的，這與您(荷風)有很大的差別 作家的戀愛態度與妙子的人物生成有密切的關係，也決定了妙子的未來。對戀愛的態度谷崎傾向誠實面對自己，一心一意地追求愛情。

四、社會倫理下的女性命運

甲、本家與分家的煩惱 辰雄娶了蒔岡家的長女鶴子，成了蒔岡家的贅婿，也因此繼承了本家的家業。可是辰雄考慮到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承擔繼承家業的重責，於是在養父死後將船場的店轉讓他人，自己仍舊在銀行界上班。本想在大阪終老，想不到銀行的人事更動必須舉家遷往東京。辰雄考慮到因蒔岡家在大阪是名門，免不了排場上的花費，這對沒落後的蒔岡家是一大負擔，因此可借此機會「割捨過去」，厲行節約，在東京展開新的生活。幸子上京探望鶴子卻發現鶴子在經濟上捉襟見肘，特

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台風中鶴子一家便宜租賃的房子，難抵大風的窘態畢露無遺。鶴子經濟上的困窘說明蒔岡家的沒落，她目睹蒔岡家的盛況，也受到最多的家蔭，幸子永遠難忘姐姐出嫁時形似平安朝時期的麗人。可是經過十五六年身上不再有青春的光彩，從前的富貴景象與今日的沒落形成強烈對比。最令她不能釋懷的是將母親的二十三周年忌與父親的十七周年忌合辦，且亦無當年的排場風光，受到族人相當大的批評。鶴子為生活所苦連帶對自己妹妹也疏於關心。在二十二章妙子因下痢病危，幸子寫信報告卻得到鶴子無情的回覆：實際上我收到妳前封信時想的是這次么妹多半沒救了。至今為止她給家人造成了許多麻煩，作了許多任性的事，這也是對他的報應吧。(中略)萬一死了誰去領回來？在哪兒舉行葬禮？姐夫恐怕不願意，在幸子家裡辦更不合道理。么妹到底要給我們添多大的麻煩呢？這封信暴露了她對妙子已毫無感情，可以說她一心設想的就是怎樣保住自己那一家不要捲入妙子帶來的災厄中去。蒔岡家的盛況持續到大正期結束為止，由於父親的放縱經營而開始沒落。鶴子是承受蒔岡家最多好處的長女，她的不幸對蒔岡家而言存著何種意義，辰巳都志道：鶴子的沒落同時也是蒔岡家沒落的象徵 分家的幸子儼然取代鶴子，安排雪子妙子的婚事，換言之，幸子主宰著「蒔岡家的完美秩序」。何謂「蒔岡家的完美秩序」？可從幸子夫婦的新婚旅行對話中得知。貞之助問幸子最喜歡吃的魚是什麼？幸子毫不考慮地回答「鯛魚」，若問到最喜歡的花是什麼？必定回答「櫻花」。賞花成為蒔岡家年中的例行慣例，它象徵幸子緬懷蒔岡家過去的光榮，因此總感慨花朵凋謝的惜花心情。谷崎在「我所見的大阪及大阪人」中提到：「所謂生活定式，即是一家庭、一社會長時間所營造出的規則」，幸子的年中行事或許可作此解釋。換句話說，賞花的年中行事即是幸子營造出的生活定式，也就是「蒔岡家的完美秩序」。可是櫻花的極致美伴隨著花謝不免令人感傷。野口武彥指出：「犯著某種終末感的光輝」。蒔岡家的命運如平安神宮的枝垂櫻，雖極致之美不久也將散落，而幸子的「鯛魚與櫻花」論也如海市蜃樓般夢幻地存在。

乙、遵從社會倫理下的雪子的結婚 蒔岡家的雪子年過三十，依然小姑獨處，究其原因不外太重視門當戶對的緣故。而雪子本人對自己婚姻毫不積極，凡事聽命家人的安排，這對雪子往後的命運有何影響？以下探討。由於辰雄姐夫的姐姐的介紹，聽說有一富戶澤崎想與雪子相親。澤崎家擁有龐大資產，現在沒落了的蒔岡家與之相比，簡直天壤之別。貞之助認為不將澤崎的來歷查清楚就將雪子送過去未免草率，可是雪子並未此提出異議，這也是雪子不安心境的最佳寫照。這次的相親讓雪子蒙受羞辱，澤崎對雪子並不滿意託辰雄姐夫的姐姐寄來了一封「措詞不婉轉」的回絕信。以往總是以「試驗官」姿態相親的雪子，如今卻居於下風成了「受試者」，東鄉克美指出雪子的命運與蒔岡家的關係：雪子的相親遲遲未能成功，暗喻蒔岡家的美意識及生活感覺在嚴峻的時代下，所謂蒔岡家的特有的特色更顯得孤立 蒔岡家的門第、排場架勢逐漸讓世人怨恨了起來，可由這次與橋寺福三郎的相親中得到驗證。橋寺是醫學博士且是個風采迷人的美男子，希望與個性開朗的女子結婚。貞之助也再三保證雪子內在有意想不到的活潑成份，橋寺為了再確認打電話邀約雪子，來聽電話的是女傭，接著請雪子來聽電話又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等到雪子來聽電話又吱唔其詞「這一，嗯一」近乎聽不到的聲音回答，橋寺一氣之下就把電話掛斷

了。而幸子卻對雪子不合潮流的特性加以庇護說：「要說以前那種大家閨秀，看上去給人不會遭受風吹雨打的感覺，弱不禁風，處處動人，不就是我家雪子這種容貌嗎？除非是能夠領略這種美，否則我是不會把妹妹交給他的。」，而貞之助卻可憐雪子的趕不上時代是家庭教育的失當。由於重視門第觀念使雪子的婚事格外艱難。這次藉著井谷的送別會，進行一次非正式相親，對方是御牧子爵的庶子，年輕時曾分得一筆錢由於自己消費無度，因此年至四十五無積蓄，賦閒在家，想藉這次結婚的機會證明自己洗心革面，想過積極的生活，藉此也可得到父親財力的支助，經營建築事業。可是御牧個性上的「不安定特質，充滿公子哥兒會應酬、善交際，趣味廣泛，以藝術家自居」，不禁令人對雪子的將來憂慮。可是幸子考慮到對方初婚、沒有家累，最重要的是他是貴族後裔，金錢上有父親支助，而答應了婚事。綜觀雪子的結婚，自始至終是被動的，有關雪子的婚事的對話始終圍繞著金錢、地位、家累，「愛」在全文中並沒出現，表達雪子愛的意志的充其量只是她對悅子的母性愛，對於愛情的追求雪子並無自主性，換句話說，她只是依照家族的意志行動，遵循社會規範來完成婚姻，是無自覺的。

丙、挑戰社會倫理的妙子 板倉曾經是奧畑商店的學徒，中學還沒畢業就渡美學習攝影，歸國後受奧畑家的幫助經營了一家照相館，由於妙子的玩偶需宣傳，因此由奧畑介紹板倉幫妙子做攝影照，埋下了兩人往後戀情的導火線。一日妙子上洋裁學院學洋裁，卻因當日天候惡劣釀成水災，在千鈞一髮之際板倉的出現救了將遭滅頂的妙子一命，自此兩人展開戀情。妙子為了自己和板倉的將來，想向本家拿回父親生前預留的嫁妝，想請幸子一起去遊說，卻遭幸子質問。妙子坦誠與板倉交往皆因查知奧畑在外拈花惹草且與一舞妓生了孩子，而板倉對自己可是一心一意，水災時板倉奮不顧身的救了自己，而奧畑卻怕弄髒褲子停止前往。奧畑生性浪費、輕浮、沒出息；而板倉年輕時渡美，對於開創未來更具膽識，更懂得如何與人交際。從奧畑身上得知「家世、財產、頭銜」是多麼無價值的東西，我所要結婚的男性需具備「強健的身體、有一技之長、將自己生命的熱情奉獻給我」，換言之，妙子的三條件是「健康、能力、愛情」。聽到妙子要與板倉結婚，幸子不由得尖叫「這教我和本家的臉往那擺」。幸子認為奧畑再怎麼不好畢竟與自己是「同種人」，與板倉結婚不僅本家不諒解，還會遭到世人的嘲笑。可是妙子執意前往本家拿回她的嫁妝，就在將與本家談判之際板倉病危的消息傳來。板倉因耳病入院手術，卻因醫師的失誤而遭病毒感染，妙子聽聞火速趕往醫院。而幸子因囿於人情不得不前往探視，當她看到板倉因疼痛而哀號時竟感到「脫了人形宛如一頭怪物的存在」，而幸子的最終目地是把妙子帶離醫院，以免蒔岡家蒙羞，卻遭妙子拒絕，臨走時幸子再三叮嚀「不要忘了蒔岡家的名聲及影響雪子的將來」。妙子要與身份低賤的青年結婚，將使整個蒔岡家蒙羞，此時幸子心中不斷地響起「希望板倉因此死掉的願望」，東鄉克美指出幸子的深層心理：蒔岡家的女兒與「身份不當」的「下層青年」戀愛，而幸子卻冷眼地將板倉以怪物視之，在臨死的板倉面前，幸子考慮的是「蒔岡家的名聲」及「影響雪子的將來」。不久板倉的病況惡化，病毒侵入胸部、腦部，醫師宣告死亡。這時妙子除了因看護疲累及睡眠不足所呈現出的憔悴外，依然沉著地連一滴眼淚也見不到。妙子無表情的臉的背後隱藏著何種感情？板倉的死對妙子往後的命運有何影響？蒔岡家的異端者妙子在愛情

的選擇上一直無法被認同，當與家族制度乃至社會倫理抵觸時她會採取何種手段？選擇的手段會為她帶來何種命運？小田實對妙子的命運作了以下的預言：這個世界的冒險者、反逆者妙子，她努力的結果也將為時代潮流所吞沒。板倉的死讓妙子情緒陷入低潮，一時間對任何事都喪失興趣。最近她又開始往返洋裁學院，又回復了往日的光彩。板倉死後不久奧畑的母親也去世了，奧畑的兄長也趁機與他斷絕關係，奧畑帶了乳母在外賃屋生活。不久幸子聽聞妙子與奧畑戀情死灰復燃將妙子叫來質問，妙子回答：只是看到啟哥被趕了出來，誰也不理他，自己做不出這麼絕情，於是就和他交往，對啟哥的感情並不是愛情而是憐憫。妙子辯解自己對奧畑的感情並不是愛情而是憐憫，可是最近幸子發現妙子的言行舉止有了變化，當妙子與板倉交往時覺得有儲蓄的必要而節省了起來，可是最近她一改過去常態，變得浪費。幸子注意到她的手錶、戒指、手提包都換新，特別值得注的是她連板倉遺留下的萊卡照相機也換新了。妙子一直將板倉遺留下的萊卡照相機當作遺物保存著，如今將它換掉是否另有意義？曾經為了愛不顧一切的妙子，在得到悲慘結果的心灰意冷下，又會做出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件來？幸子不禁擔心了起來。往後妙子常在奧畑住所，這個風聲傳至本家耳裡，鶴子為往後不受連累遂與妙子斷決關係，請求幸子讓妙子搬出分家另找住所。受家族流放的妙子往後的命運將變如何？而她與板倉復合是否又別具意圖？某日妙子因吃鯖魚中毒入院，奧畑打電話來要求幸子來探視，可是幸子躊躇了起來，經雪子相勸才到醫院。當她到醫院時感到妙子的身體有種「不潔感」：感到她並不只是為疾病所苦才顯得憔悴，而像是被數年來越軌的生活弄得疲憊不堪(中略)，她那種現代女子的風度已蕩然無存，就像某個茶樓飯館—而且是不怎麼上等的不正經的茶館—的女招待。東鄉克美解釋妙子的「不良行為」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要從蒔岡家的空間逃逸出來，與板倉的情形相同都將被視為反社會性的異物質存在」。妙子在夢中不斷呼喊「米吉」「米吉」，此時恰逢板倉的一周年忌，而現在妙子又躺在情敵家裡，雪子不免感到是板倉的怨靈在作祟，在雪子眼裡這是板倉對妙子的懲罰，宮內淳子對此作了以下的解釋：遭逢板倉猝死的巨變的妙子絕非毫無感覺，她常到板倉墓前參拜，而這次下痢的夢囈直呼板倉之名看來，對於板倉的死，不能說不悲傷。在妙子生病期間傭人阿春從乳母口中得知，奧畑被家人趕出門是因為偷拿商店的東西給妙子，換句話說，妙子一直受奧畑的經濟援助；更令人驚訝的是妙子不止和奧畑交往，還和一個在酒吧工作叫三好交往，幸子驚訝萬分認為妙子已淪為人人厭惡的「惡女」了。往後因奧畑要到滿州希望妙子隨行，而妙子卻想藉此與奧畑斷絕關係，為此妙子與家族產生了爭執，「義理人情」在妙子心中交戰。妙子為求讓奧畑死心，採取激烈的手段—懷了三好的孩子。蒔岡家為掩人耳目將妙子送往有馬溫泉待產，結果卻因醫師的疏失，導致胎兒死產，當幸子看到嬰兒時腦中響起：簡直就像市松娃娃一樣……幸子凝視那透明的臘色似的美麗得幾乎妖豔的面龐，好像板倉或是奧畑的怨恨在糾纏著，不禁毛骨悚然。幸子將愛兒無法誕生歸於板倉或是奧畑的怨恨，也就是說這是對妙子的懲罰，愛兒的死產，從某一意義說來這是要脫離蒔岡家制度的代價，高田瑞穗對在家族制度下喘息的妙子的形象做了以下解釋：所謂古典美及古老的約束，帶有對妙子這類新女性遏殺的非時代性，拒絕此一家族制度美就無法存在。妙子自己的

	<p>「愛」與「理想」，挑戰整個家族制度。而此一制度正是幸子欲維護的「美的秩序」，不容挑戰。幸子所主宰蒔岡家的秩序是一「循環的時間」，在此時間內進行賞花、捕螢等趣事，無視於外部世界的激烈變化，清水良典對於此特質做了解釋：現實的美即是腦裡的夢的不完全影像。若是這樣的話，所謂藝術也可說是實現近乎夢的幻影 幸子近乎夢的美卻被妙子挑戰，而妙子為追求理想卻勇於突破蒔岡家的制度，辰巳都志指出：妙子在糾葛中逐漸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及男性觀 換言之，妙子從早期的私奔、與板倉的交往、玩弄奧畑的感情、到孩子的死產，確立自己的人生觀及男性觀，貞之助拜訪三好時意外發現三好是不可多得的好青年，妙子從奧畑、板倉到三好逐漸找到她理想中的男性形象。今日是一個標榜女權的時代，女性選擇自己喜歡的對象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可是在那個時代卻相當了不起，因此本論著重於妙子如何在制度下追求自己的理想，在某方面也可說是「女性的自覺」。參</p>
<p>摘要 (英)</p>	
<p>論文 目次</p>	<p>(以下是日文字型並非亂碼) 『細雪』における恋愛と社会倫理 序……………1 第一章 作品の成立 と作家……………4 1、『細雪』の成立経 緯……………4 2、作家の特 質……………5 第二章 女主人公の恋 愛観……………8 1、伝統的な女—雪 子……………9 (一)永遠の美しい 女……………9 (二)旧家族への拘 り……………14 2、現代的な娘—妙 子……………17 (一)駆け落ち事 件……………17 (二)昔恋の再 燃……………18 第三章 女の運命と社 会倫理……………23 1、本家と分家のさ迷 い……………24 (一)鶴子の悩 み……………24 (二)幸子の「鯛と 櫻」論……………27 2、社会倫理に従う 雪子の結婚……………30 (一)富豪家からの屈 辱……………30 (二)求婚者の恨 み……………33 (三)自己把握のな い結婚……………37 3、社会倫理に抵触 する妙子の運命……………42 (一)板倉の 死……………43 (二)奥火田の翻 弄……………50 (三)愛児の誕生に許 されず……………53 結 び……………63 参考文 献……………65</p>
<p>参考 文獻</p>	<p>(以下是日文字型並非亂碼) 参考文献 1、吉田精一『近代文学鑑賞講座 第九卷 谷崎潤一郎』(角川書店、昭和34・10・5) 2、武田寅雄</p>

『谷崎潤一郎小論』（櫻楓社、昭和60・10・15）3、千葉俊二「『細雪』論」（『解釋と鑑賞』昭和62・4）4、福田清人／平山城児『谷崎潤一郎人と作品12』（清水書院、昭和41・10・24）5、中村真一郎「谷崎と『細雪』」（『谷崎潤一郎』有精堂、昭和47・12・10）6、篠田一士「谷崎潤一郎論」（『谷崎潤一郎』有精堂、昭和47・12・10）7、伊藤整「谷崎潤一郎の芸術と思想」（『谷崎潤一郎』有精堂、昭和47・12・10）8、永井荷風「細雪妄評」（『中央公論』、昭和22・11）9、駒尺喜美「細雪」（『谷崎潤一郎研究』八木書店、昭和47・11・20）10、荒正人「谷崎潤一郎年譜」（『谷崎潤一郎研究』八木書店、昭和47・11・20）11、稲沢秀夫「谷崎潤一郎年譜」（『谷崎潤一郎の世界』思潮社、1979・9・20）12、東郷克美「戦争とは何であったか「細雪」—成立の周縁」（『国文学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三十卷九号、昭和60・8）13、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氏の作品」（『文芸讀本 谷崎潤一郎』河出書房、昭和52・2・25）14、たつみ都志「「細雪」の構図—滅びゆく「特性」への挽歌—」（『武庫川国文』31号）15、竹西寛子『細雪』（上）（講談社、昭和47・6）16、永栄啓伸「「細雪」の旋律」（『評伝 谷崎潤一郎』和泉書院、1997・7・25）17、千葉俊二「谷崎潤一郎イメージ考」（『国文学解釋と鑑賞』43卷6号、1998・5）18、橋本芳一郎「谷崎潤一郎における永遠の女性」（『谷崎潤一郎の文学』桜楓社、昭和51・9・10）19、東郷克美「「細雪」試論」（『谷崎潤一郎・物語の方法』有精堂、1990・1・10）20、橋本芳一郎「谷崎潤一郎と女性」（『国文学解釋と鑑賞』1992・2）21、谷崎潤一郎「私の見た大阪及び大阪人」（『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二十卷、中央公論社、昭和57・12・25）22、塩崎文雄「『年代記』の制覇—『細雪』の一側面」（『日本文学』、昭和62・12）23、野口武彦「『細雪』とその世界」（『谷崎潤一郎論』中央公論社、昭和48・8・25）24、高田瑞穂「「細雪」」（『国文学解釋と鑑賞』第48卷8号、1983・5）25、小田実「『細雪』の世界」（『文芸讀本 谷崎潤一郎』河出書房新社、昭和52・2・25）26、宮内淳子「ことばあそびの現場から—『細雪』」（『谷崎潤一郎—異郷往還—』国書刊行会、平成3・1・17）27、細谷博「「細雪」論—<伝聞>と<付度>のひろがり—」（『国文論集』14号、南山大学）28、平野芳信「谷崎潤一郎イメージ考夢」（『国文学』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43卷6号、1998・5）29、清水良典「実現と所有の逆説—谷崎文学とメディア—」（『国文学』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38卷14号、1993・12）30、E・G・サイデンステッカー 佐伯彰一「解説」（『谷崎潤一郎（二）』中央公論社、昭和48・1・20）31、日夏耿之介『谷崎文学』（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3・12・25）32、野口武彦『日本文学16 谷崎潤一郎』（学生社、昭和51・1・15）33、谷崎潤一郎「「細雪」回顧」（『谷崎潤一郎集（一）』講談社、昭和35・10・5）34、谷崎潤一郎『文章讀本』（旺文社、昭和4

	<p>5・12・10) 35、谷崎潤一郎／伊藤整「谷崎文学の底流」(『谷崎潤一郎』桜楓社、昭和55・7・5) 36、高田瑞穂「「細雪」を軸として」(『解釋と鑑賞』昭和54・10) 37、永榮啓伸『谷崎潤一郎 資料と動向』(教育出版センター、昭和59・5・10) 38、折口信夫「「細雪」の女」(『谷崎潤一郎集(二)』筑摩書房、昭和31・4・15) 39、紅野敏郎『論考 谷崎潤一郎』(櫻楓社、昭和55・5・20) 40、円地文子「谷崎文学における恋愛」(『展望』昭和40・10) 41、谷崎松子「湘碧山房夏あらし」(『婦人公論』昭和40・11) 42、谷崎松子「創作 倚松庵の夢」(『中央公論』昭和41・1、4、6、8、12、42・4) 43、藤田修一「細雪」小論—幸子の物語として(「解釋」昭和47・3) 44、加賀乙彦 円環の時間・「細雪」(「文芸展望」14号、昭和51・7) 45、長谷川三千子「『細雪』とやまところ」(「海」、昭和56・2)</p>
論文 頁數	67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